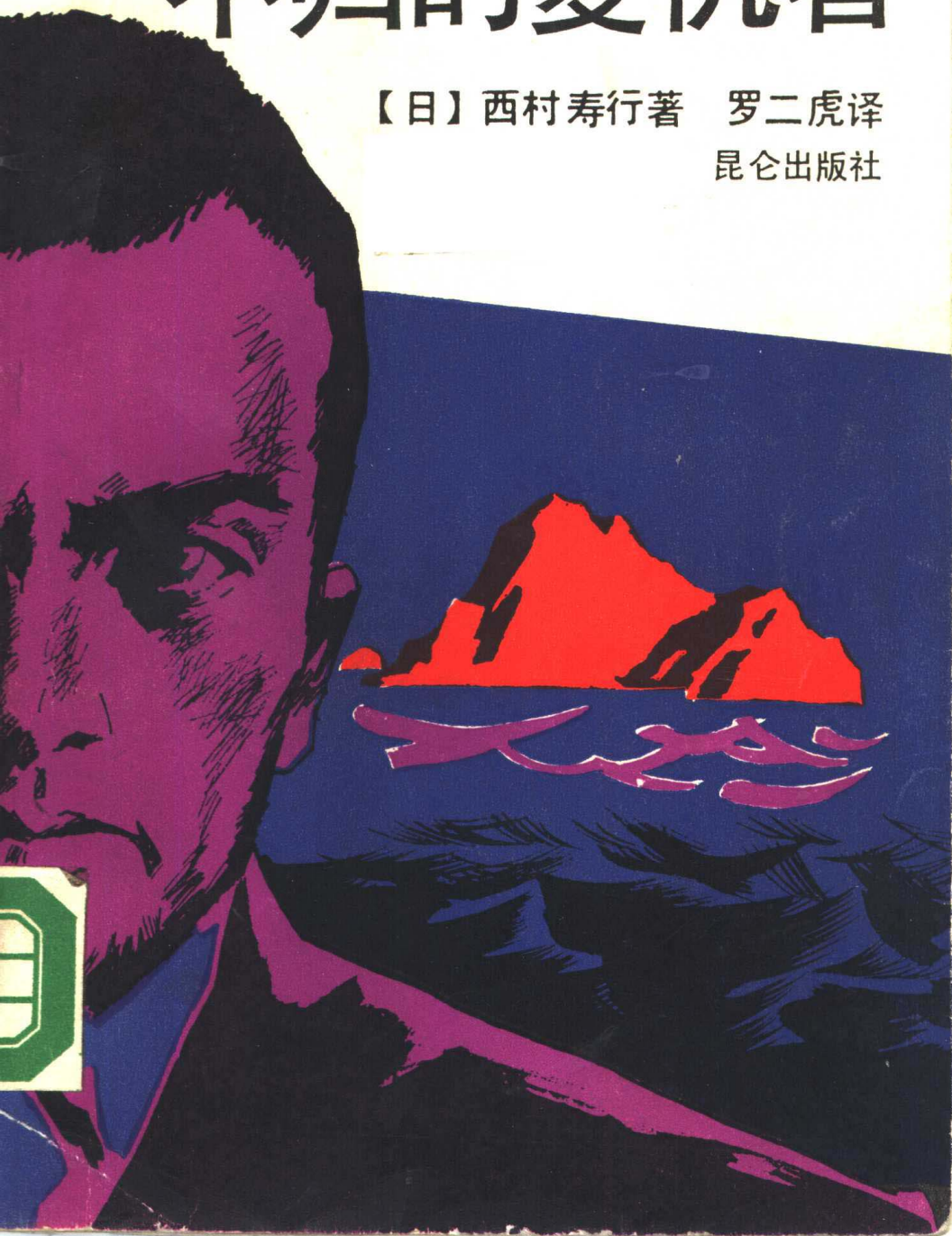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归的复仇者

【日】西村寿行著 罗二虎译

昆仑出版社



不归的复仇者

【日】西村寿行著 罗二虎译

昆仑出版社

不归的复仇者

(日)西村寿行 著

罗二虎 译

昆仑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0¹/₈·字数216,000

1987年9月第1版·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1,000

ISBN 7-80040-010-7/I·10

书号10282·31 定价2.00元



目 录

1	第一章 亡灵复苏
26	第二章 踏上复仇的旅程
76	第三章 变态的奸淫
127	第四章 饥饿岛
179	第五章 断 罪
243	第六章 死 斗

第一章 亡灵复苏

1

刚刚步入八月份。

炎热的太阳开始微微倾斜。

出租汽车司机原田光政在这天午后回到自己家中。他打开大门，从信箱里取出一封信，边看信封边走进了厨房。

走进厨房，原田光政坐在椅子上，准备喝点儿冷饮，然后再睡上一小时左右的午觉。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不是拼命干活的年龄了——近六十岁了。难道这是因为自己长期辛劳而自负了吗？自知之明，对于原田说来还是有的。

这家虽小但总算是有一个，坐落在新宿的尽头，虽说是在尽头，可环境却比较理想，紧靠着新宿御苑，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夹在涉谷区和港区之间，虽处闹市中心，却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。

原田光政有两个孩子，义之和季美。义之毕业于帝国大学医学院，现在帝大医院内科工作；季美在短大^①学习后在百货商店工作。义之和季美的母亲数年前因患胃癌去世了。如今，倘若原田还有什么感到不满足的话，也就只有这件事了。妻子若是还活着……，原田常常这样遗憾地设想。

^① 为“短期大学”的简称。这种大学在1950年以后，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学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。它要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才能入学，学制为二年或三年，以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教育为主要目标。



人们在生活中即便一切都平安、如意，有时也会因突然掠过的思乡之情，而出现短暂的空虚。

原田把刚才收到的信通看了一遍，就将信放在了桌上。

“武川惠吉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。

原田从冰箱里取出果汁，倒进玻璃杯中，一口气就喝光了。他觉得惬意得出汗了。

原田若有所思地慢慢收住自己的目光。在空中，呈现出武川的面孔，许久、许久，原田一直凝视着他。原田回过头来将信再读了一遍：一份简短的死亡通知书，但非正式的，似乎是家中某人书写的，对于与死者生前的友谊，向收信人表示谢意。

信上讲，武川是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的，死因是由于发生交通事故而被送进医院，曾一度即将康复，但结果却……

原田一动不动了。

他从椅子上起来时，已不想再睡午觉了——必须去烧香！武川是老朋友了。虽然没有什么很伤和气的东西以致关系疏远，但两人还是多年没真正见过面了。有件事情，一直存在于四个人之间——除原田和武川之外，还有住在北海道纹别市的北条正夫和住在大阪的关根广一。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四个人的心中，或者说象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样，终生不能解脱，即便是四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了，但事情却会永生地拴在他们的心里。

原田驾驶着出租汽车离开了家。武川惠吉的家在练马区。途中，他在佛坛买了把鲜花。

鸦雀无声的武川家，只有武川的妻子在守着，三个孩子



似乎都上班去了。原田在佛龕前合上掌，口中喃喃地念着，陈述自身的苦恼。没有人会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苦恼，这对于原田说来正合适，他不厌恶干活，却不善长言辞。

悼念完亡友之后，原田正准备告辞，被武川的妻子久子挽留住了。久子预备了茶果，并述说了武川病后的情况：

武川被车撞伤一事发生在七月十三日夜里。武川家在练马区和埼玉县交界的附近。那天他下班后回家，已是十点过了，这时街上行人稀少，一辆小汽车从后面撞倒了毫无戒备的武川，然后又飞快地逃走了。

救护车将武川送进了就近的医院，诊断结果，左肩部骨折，并怀疑颅内出血。翌日早晨，武川被转送到在涉谷区的中央医疗中心，因为小医院不具备这种诊断治疗条件。

经中央医疗中心诊断，颅内仅是出血，手术后取出血块，效果很好。过了十日，武川已能下床并单独去厕所了。主治医生保证说，不必再担忧了。然而，院长亲自诊断后认为，武川被车撞后，是否有脑器质损伤尚不清楚，但可以肯定已患有逆行性健忘症，并不严重，只有部分记忆消失。这是一种奇妙的健忘症，对于家中的事情尚有记忆，但对家里人的事情却遗忘了。

院长叫岛中常平，是日本医学界的重要人物，任帝大医学院教授。中央医疗中心是医疗法人，这里的医师是由岛中派系的人充任，并占据着大厦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层的楼面。前来这里就医的病人中极少有穷人。这是个年会费体制^①的豪华医疗中心，与一般的医院相比，更象是一座宾馆。

① 为日本医院中实行的多种医疗制度中的一种。它每年向入会者征收一定数量的医疗费用后，入会者便可免费就医。实行这种制度的主要限于比较高级的医院。

在这里兼任院长的岛中常平，每周仅门诊一次。

有关武川的X光照片等资料已经齐备，岛中的诊察仅在于分析武川脑器质损伤和记忆损伤之间的关系。那天，他叫负责麻醉的医生进行麻醉分析，在静脉中注入安眠剂之类的麻醉药，同时试探在有意识下睡眠时的记忆。其原理与催眠疗法相似，解除压抑，从意识中掘起失去的记忆和睡眠时的记忆，以进行治疗。

不知道这种治疗究竟有什么作用，武川接受治疗后返回病房，对前去探望他的妻子久子说，希望转到别的医院去。武川这时还能分辨出久子是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别人是这样告诉他的，他也能够感觉到。

“这里是一流中的一流医院啊！医疗设备最先进，院长先生又是帝大医学院的教授，为什么还要转院呢？”

久子劝说武川。

说得完全是事实，默默无闻的武川惠吉按常理是不能入院的，只是因为武川最初去的那所医院的院长是岛中派的一员，才得以入院。

“不好。这里，不好。”

武川固执地说。

“为什么突然又说不好呢？”

久子追问。

“是大佐，好象是大佐……”

武川的眼睛滞呆地盯着天花板，象梦呓似地说着。

“大佐——这个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久子进一步追问。

武川望着久子，目光是冰冷的。不对，久子隐约察觉，



在武川警惕的目光中，好象是胆怯吧？

就这样，武川沉默了。

武川能够感觉到久子是自己的妻子，但是没有真实感，他与昔日的一切断然隔绝了，武川说的“大佐”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楚，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是武川恐惧的焦点吧？武川已缺少真实感觉，对于唯一能和自己交谈的妻子，也不敢清楚地吐露“大佐”是什么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从武川呈现出的那种冰冷的目光中发现，里面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恐惧感。

翌日，久子被护士叫到院长室去。

“请坐。”

岛中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，年龄大约六十开外，脸庞红润，目光犀利。相形之下，久子显得怯懦而矮小。

“令人不胜遗憾的是……”

岛中用臃肿的指头夹着香烟。

“啊！”

她未经思考便脱口而出。

“情况不容乐观。蜘蛛膜下的脑组织部分有损伤，头顶左部附近破裂，颅内出血。破裂，是由于物理作用而波及到头部另一侧，以前没有检查到。”

“那么，经您这么一说……”

久子用询问的眼神望着岛中。

“危险。”岛中避开了她的视线。“大体可以断定，是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记忆损害，恐怕，还会出现幻视和幻听等现象。”

“是这样。那，先生，我的丈夫……”

“我们竭尽全力，可是……”

岛中的话语含混了，面部也隐约呈现出苦涩的表情。

“是吗？”

久子呆住了。

“那么……”

岛中作出要起身的姿势。

“先生，请稍等一会儿。我的丈夫昨天‘大佐、大佐’地嘟哝，并且想转院——不知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必介意，是出现了幻觉。如果想转院的话，那行啊！”

“不，先生，哪儿的话呀！”

久子着慌了。她已感觉到，院长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了。

两、三天之后，武川的病情恶化，很快就陷入昏迷状态，不久便离开人世了。

“人就这样地死了……”

久子强忍住盈眶的泪水。

“是吗？”

原田的脸色苍白，血液沸腾了。大佐——也许，原田很清楚，武川惠吉所说的“大佐”是什么意思。

可是——难道真的是……

原田又自我否定了。

直至今日，是不会再出现了，一定是武川弄错了。也许，由于麻醉而唤起了昔日的记忆，顺口就说出了；再者，是因为脑损伤而产生的幻觉。要求转院，这是由于记忆与现实变得模糊混淆了。但倘若不是这样……

“唉，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。肇事的车还没查到，在我们去医院与丈夫遗体告别的时候，家里又被小偷盗了。您瞧



瞧，连衣柜什么的都……，家里就象被台风扫荡过一样。”

原田忐忑不安地听着久子的这番哀叹。

要镇定、要镇定——原田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，但立刻又返回到极度不安的状态之中。

“那么，给北海道的北条和大阪的关根发信了吗？”

在告辞之前，原田又询问道。

“是的，一齐发出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原田告辞了。

2

八月七日。

原田驾车路过新宿时，已近正午了。他无意中瞧见，车后座席上有张乘客留下的报纸。哦，今天还没读报呢。于是小车向着附近的箱根公园驰去，他打算边吃饭边看报纸。原田是带着饭盒出来的，保温瓶中还装着咖啡——这些都是女儿季美准备的。

将车停在公园门口，原田把报纸通看了一遍。在社会版登载有交通事故统计，也许是由于职业的缘故吧，原田有仔细阅读这些消息的习惯。在统计记事下面，有几条消息，无论是谁凡因交通事故而死的都要报导。

突然，原田的目光停住了，连溢出的咖啡将膝盖打湿也没意识到。那条消息是报道北海道纹别市的交通死亡事故：

死亡者姓名：北条正夫，五十五岁。十分恶劣的是，

肇事者逃跑了。



“北条正夫……”

原田紧张地念着，背脊沁出一股寒流，一直穿透背心。他立即惶恐地环顾四周——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教会附属幼儿园，并不时闪现孩子的身影，附近有一个中年男子，一直在守护着孩子们。寒流迅速袭击了全身。原田将咖啡杯扔在助手席上，慌忙地发动引擎，车卟、卟、卟地向后猛地一倒，轮子碾在一块小石头上，小石头立刻溅起来，蹦进一家院墙，大概碰在了狗的身上了吧？狗奔命狂吠着。在倒车镜中，映出了那个男子目送着车的惊愕神态。

有好几个乘客在招手，可原田只顾朝前飞驰，哪还能看见这些。原田奋力拼搏着，有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压感。实际上，要这种把戏——开英雄车，决不是原田的性格。他用手刮着额上的粘汗，车飞快地奔驰着。

车进了车库。一回到家，原田就把门紧紧地锁上，然后立即给在帝大医院上班的儿子义之挂电话。

“义之吗？是我。”

“怎么啦，这么急？”

义之不解地问道。父亲极少挂电话来。

“我到北海道去一趟，大约需要三、四天吧。代我转告季美一声。”

“好的。嗯，是去旅行？”

“不对，这个，不是。纹别的朋友死了。从这儿去……坐飞机吧？”

“病死的？”

“好象是被车碾死的。”

“哦。那么，您多加注意呀！”

“好。”

原田放下了电话。

他在航空公司买到了飞机票，很幸运，还有空位，又预定了从千岁至女满别的支线飞机票。从女满别去纹别就只有乘车了。

原田匆忙准备了一下，就离开了家。刚走出门，他突然收住了脚，与义之商量商量如何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原田觉得儿子比自己强。自己的脑子不行，不，是与知识没有缘，仅仅读了小学——姑且认为自己还有点本事吧，但至少还不具备读大学的能力。不仅是学习，义之还擅长体育运动，在高中时代柔道就达到了二段；进大学后，靠课余劳动挣钱又加入了航空俱乐部，取得了驾驶小型飞机的执照；同时还加入了射击俱乐部，因成绩优异曾被推荐为国手，仅是费用过高而辞退了。性格热烈、急躁，这一切都与父亲自己恰恰相反。

与义之商量，那无异于求救了吗？原田放弃了这一想法——不能商量，而且必须弄清北条正夫的死是否还含有其它因素。肇事者会不会是蓄意撞死而后逃走？倘若仅是普通车祸，原田也可以祛除因武川惠吉之死而笼罩的阴影。

原田沉思着向东京羽田机场走去。

“大佐……”

这是武川留下的话。说这句话时，他明显地表现出惧骇的神色，数日后北条又死了——这一切仅是偶然的巧合吗？

偶然的巧合？原田简直不敢想象。一想到可能是昔日的亡灵复苏，原田不寒而栗。如果真是亡灵复苏——原田已意识到，伸向北条和武川的这只死神的魔掌，迟早要来攫取自己。

到达纹别已是翌日午后了。

北条正夫的家在纹别港附近。多年以前，原田曾来拜访过。

这是个大港，停泊着十几艘即将出海的渔船。船身如同货船一样，究竟是渔船还是货船，原田分辨不出。海鸥在空中狂舞，街道上到处渗透着鱼腥味。

北条家就在眼前，在一条横贯南北的街道靠海一侧。家人正在进行葬仪准备。人们正在烧香，原田夹杂在香客中依次等待。烧完香，原田告诉一位帮忙接待的年轻人，说希望会见死者家属。一会儿，出来一个轻年，是北条的长子辰夫。北条正夫从事渔业，长子似乎继承父业，在被太阳晒黑的容貌上，散发着海和鱼的气息。

“看了报纸，特意从东京……”辰夫的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，“真对不起！”

“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太多，不过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从过去……”

“家父也这么说过。”

“为了给你父亲祈祷冥福，我想参加葬仪。打搅了！唉，当时，是遇到了什么事故……”

两人正站着交谈，北条家的狗——一条长毛狗，从旁边走过来嗅着原田。

“前天晚上，家父从合作社聚会后在归途中，没走多远就被车撞了。这个，多少也是因为醉了的缘故吧……”

辰夫想极力压住愤慨，中断了谈话。

“内脏破裂而濒临死亡，被送进医院，立刻动手术抢救，但四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。从最初时刻起就处于昏

迷状态，连一句话也没留下……”

他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真遗憾！”原田深深地低下了头，“那罪犯抓住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辰夫摇了摇头，“警察立刻封锁了公路，但……”

出事后，在场的目击者当即报告了，十分钟后，警察就封锁了南面的涌别街和北面的兴部街的入口。肇祸车是沿着238号公路向北驶去的，当然也封锁了这条路。在十分钟以内，连周围的砂砾也逃不掉，完全是瓮中之鳖。这里与都市不同，没有岔道，只有一条灰色的道路，沿着海岸线一直伸向远方。

但是，逃亡车竟漏网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在纹别市街道的外侧，发现了这部小型车栽进了田里。车的主人是本地人。很快真象就清楚了，车被盗了。

据警察推断：罪犯盗车来杀害了北条正夫，然后从街道外侧的公路上将车驶进了田里，又若无其事地步行回到街上。是的，可能不是单纯的事故，从远方来，盗车撞人，再弃车逃走，这种推测难道不能成立吗？因而从一开始，警察就将调查的重点摆在杀人的原因上。

“警察在调查是否存在怨恨等这方面的情况。”

“你的父亲，在这方面……”

“可能有吧？因为家父有一支枪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原田不知该怎样才好，没有必要再询问了。

“真是欺人太甚！家父刚咽气，遗体还没运回家中，家里又遭到了疯狂的洗劫。在纹别市，杀人和偷盗的事都是十分罕见的。”

辰夫的语气显得有点儿自暴自弃。

“真不幸！”

原田低下了头。

就这样，与辰夫告别了。

在出葬期间，原田来到了港口。一走出来，就过来一条狗，夹着尾巴，摇着头。他顿时想起了“丧家之犬”这一形容。自己目前的处境，不正是如此吗？

原田在海边壁岸坐了下来，北条是被杀害的——对此他确信不疑。不可能是事故，与武川的情况如出一辙，两家也是家属在医院守护期间家中被盗。倘若仅是武川，那姑且不论，北条也是这样则决不可能再属偶然了。

原田将他那阴郁的目光投向了深深的大海。在黑云和大海交融的地平线附近，死神好象在飘荡，这死神，如同扩散的黑云覆盖着天空，不久也将访问自己，连大阪的关根也……

罪犯在寻找什么呢？大概是书信、明信片或通讯录之类的东西。罪犯杀了武川，并抄了家，然后发现了北条的地址。从北条家又会发现谁的地址呢？原田在追忆自己是否曾给北条发过信。近两、三年来，除贺年片之外，没有其它的书信。有人习惯保存贺年片，也有人不保存，原田就是在正可以以后便烧了。若是北条家有保存贺年片的习惯，那自己也已进入了罪犯的射程之内。不，可能与贺年片没有直接关系，地址到处都有，从书信、贺年片等等邮件物上都可以找到。倘若这样，罪犯从武川家得到的通讯地址中，当然应有自己

的地址了。

为什么还不来杀呢——罪犯可能有点什么事情，先找到了北条。

狗来到了身旁，蹲下来。原田抚摸着它的头。

3

没有进入东京市区，在羽田机场，原田直接换乘了去大阪的飞机。

在舒适的飞机坐舱里，原田回想起关根广一那爽朗的声音。在纹别旅馆给关根挂了个电话，电话中不可能细说，他仅告诉关根，武川和北条被杀害了，并想商议一下如何对付这件事。关根在四人当中性格最为开朗，“开玩笑吧？”他说罢就大笑起来了。“哪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呢？”经原田这么一说，关根稍许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但是，那个昔日的亡灵复生，不可能吧？这是偶然的事。嗯，是的。要不我到伊丹机场来接你？好好商量一下吧。哦，什么地方？大阪？哪儿？好，就在那儿。”在爽快的笑声中，关根放下了电话。

那笑声至今犹在原田的耳际清晰地回荡，惶恐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得到了安慰。

关根在大阪生野区汽车运输业工作。他性格开朗豁达，这给予原田一种安全感，与关根商量总觉得会有办法的——纵然是昔日的亡灵复苏而杀害了武川和北条，与关根协力，就不会束手无策了。在最后的关头，总算是得到了关根的帮助，与关根联合，就不容易遭到对手的袭击了。原田想到这里，感到勇气倍增。

